

无处不飞花

NO WHERE
NOT
FLY

八月薇妮

著

BAYUEWEINI
WORKS

下



他，别人眼中的『克妻』将军，

驰骋疆场，侠骨柔情；

她，众人眼中的『丑小鸭』丫头，

绝世医者，心慈好善，

一场精心谋划，

命运从此交缠，

当呆萌软妹遇到强大守护忠犬男，

若得此女，

艳压齐天，



晋江言情天后 温情巨献
八月薇妮
实体精装修版
独家赠万字番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无处不飞花

NO WHERE
NOT
FLY

八月薇妮

著

BAYUEWENI
WORKS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第 三 十 章	庄生晓梦迷蝴蝶	001
第三十一章	沧海月明珠有泪	011
第三十二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	019
第三十三章	泉眼无声惜细流	030
第三十四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039
第三十五章	黄四娘家花满蹊	047
第三十六章	留连戏蝶时时舞	056
第三十七章	黄师塔前江水东	065
第三十八章	桃花一簇开无主	073
第三十九章	一枝红艳露凝香	083
第 四 十 章	借问汉宫谁得似	093
第四十一章	几回花下坐吹箫	104
第四十二章	似此星辰非昨夜	113
第四十三章	缠绵思尽抽残茧	124





第四十四章	三五年时三五月	136
第四十五章	梅子金黄杏子肥	147
第四十六章	日长篱落无人过	156
第四十七章	黄河远上白云间	165
第四十八章	羌笛何须怨杨柳	176
第四十九章	北风卷地百草折	186
第五十章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8
第五十一章	荷叶生时春恨生	206
第五十二章	深知身在情常在	214
第五十三章	绛帟鸡人报晓筹	221
第五十四章	九天阊阖开宫殿	229
第五十五章	日色才临仙掌动	237
第五十六章	朝罢须裁五色诏	243
番外	千秋万载，永为夫妇	252



第三十章

庄生晓梦迷蝴蝶



无艳将浴桶的盖子合上，吩咐那剑仆看着，务必要泡足半个时辰方好，又看薛逢双眸微闭，桃花面流露出憔悴失神之色，无艳抬手将他因汗湿黏在额角的头发抚开，才缓缓地后退一步。尉迟镇一直看着她，此刻见她脚步虚浮身形摇晃，便张开双臂，及时将她揽入怀中。无艳仰头，微微睁眼看他，目光在他的容颜上游走一遭，才放心地闭上双眸，靠在他的怀中。

且说紫璃因知道无艳要为薛逢针灸，自不敢打扰。他在屋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头一件事便是问无艳可出来了，听闻不曾，便觉失望。

紫璃在屋里转来转去，百无聊赖，便出门来，他不敢进薛逢的院子，生怕无艳责怪，便只在外头徘徊。

沈玉鸣自外头来，见紫璃在此，便问：“殿下为何站在这里？”

紫璃道：“我等无艳姐姐，沈侍卫，你去哪里了？”

沈玉鸣微微一笑道：“我瞧殿下睡着了，就出去走了走，见有卖新鲜出炉的糕点，便顺手带了些回来，殿下可要吃吗？”

紫璃见他手中果真提着个油纸包，想必是些点心，他先是点头，而后却又摇头，道：“先留着，等无艳姐姐回来了一块儿吃。”

沈玉鸣道：“殿下可真是喜欢无艳姑娘呢，什么都想着她，只不过，我听无艳姑娘之前的意思，是想要离开此处的，到时候……咱们是回京城吗？”

紫璃一听，瞪圆眼睛道：“当然不要，我要跟着无艳姐姐，你若是想回京城，那就回去吧，我有无艳姐姐在便好。”

沈玉鸣呵呵笑道：“我自然是跟着殿下，毕竟是我带殿下出来的，当然要有始有终。何况我若扔下殿下自个儿回京，四王爷恐怕不会饶了我。”

紫璃点头道：“说得也是，那么你就跟着我，等以后见了四哥，我自保着你，你放心。”紫璃年纪虽小，却很有主张，说话之时也自有一股气势，沈玉鸣躬身道：“多谢殿下啦。”



紫璃了去了这件心事，颇为高兴，在门口雀跃片刻，却忽地又道：“不过，万一无艳姐姐不要我们跟着那可如何是好？”

沈玉鸣想了想，道：“无艳姑娘也很是喜欢小殿下，且又心软，我想……她是不会忍心看小殿下伤心的……”

紫璃甚是聪明，一听这话，便有了主意：“哦，是了，无艳姐姐疼我，我便只缠着她，她定然不忍心撇下我。”

沈玉鸣含笑道：“殿下所言甚是，不过，也不知里头何时会好，殿下站在那里，又累日头又晒，不如去里头无艳姑娘的卧房处等候。”

两人一拍即合，紫璃便随沈玉鸣入内，在无艳房间处等候了有一刻钟，就听到外头脚步声响，紫璃跳起来迎出去，却见尉迟镇抱着无艳大步进来。

紫璃当即叫道：“姐姐怎么啦？”

尉迟镇道：“殿下别急，她是方才施针累着了。”

沈玉鸣本站在紫璃身后，此刻便靠前一步，看了一眼无艳，却并没作声。

尉迟镇把无艳放在床上，叫丫鬟打水来。紫璃顺着床边的踏凳爬上去，凑近了看，却见无艳脸上略有汗意，双眉微蹙，微微合着眼睛。

紫璃很是担忧，想叫又不敢出声，只顾趴着看。顷刻丫鬟打了水来，尉迟镇把帕子浸湿，给无艳轻轻擦拭脸上的汗渍。

紫璃在旁边一眨不眨地看着，忽地看到无艳脸颊边的白斑似又多了一块儿，便道：“尉迟镇，你轻些……还是让我来吧！”

尉迟镇的动作已经够轻的了，只是将帕子沾在脸上将汗吸去而后拿开而已，紫璃却已经迫不及待，尉迟镇无奈，总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计较，正欲让手，却听无艳道：“紫璃，不用啦。”

紫璃见无艳醒来，也顾不上其他了，俯身过来道：“无艳姐姐！”

无艳看他一眼，便欲起身，尉迟镇忙抬手在她身后一揽，暗中用力，将她扶了起来，无艳向他一笑：“谢谢大人。”

此刻紫璃已经凑了过来，问长问短，尉迟镇便也只向无艳一笑，慢慢地把帕子放下。

紫璃见无艳擦过脸后，脸上仍是显着白斑，便忙从怀中把无艳配的桃花瓣的药粉拿出来，道：“我给你擦擦。”

无艳方才耗神费力，才一放松下来就有些承受不住，此刻虽清醒，却仍有些体力虚耗，便任由得紫璃去。紫璃紧紧挨在无艳身旁，拿着药粉替她涂脸，看他认真的神情，倒好像是在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般。

尉迟镇将那帕子在水中浸了浸，拧干了搭在椅背上，抬头正好看到沈玉鸣站在床畔不远，从尉迟镇的方向看去，沈玉鸣似正望着紫璃跟无艳，尉迟镇心想：“他对临江王倒极为忠心……”

正好沈玉鸣转过头来，四目相对，尉迟镇一怔，只觉得对方的眼神似乎……然而他来不及多想，沈玉鸣面上流露淡笑，向他一点头。

尉迟镇便也微微颌首示意，这刻定睛细看，却觉得沈玉鸣并无异样，尉迟镇按下心头那丝异动，走到床边，对无艳道：“觉得如何？”

无艳抬眸看他：“我没事啦，略微喘几口气便好。”

尉迟镇道：“我早跟你说，不要总是惦念他人，若是你累坏了病倒了，看哪个又来医你。”

无艳笑道：“我好着呢。大人好端端地咒我。”

紫璃也道：“是啊是啊，吓吓，胡说的不算。”

尉迟镇尴尬一笑，倒也有点后悔失言：“是了，是我说错了话。”他只是心疼无艳不爱惜自己的身子，才口快说了这句，倒是没往别处去想，可若是给旁人听来，这话却带有那么几分不妙的意味。

无艳见他当了真，忙道：“我只是随口说的，放心吧，我好着呢。”

紫璃一本正经道：“你都得桃花癣了。”

无艳忍不住失笑道：“桃花癣不算病啦！”

尉迟镇见她笑容仍带几分虚弱，便叹了声，道：“总之，你该明白……万事先以自己的身子为重，明白吗？”

无艳见他说得郑重，便也正色道：“好的，我知道了，我听大人的。”

紫璃着急，便握住无艳的手道：“那我的话呢？”

无艳笑道：“也听你的。”

紫璃这才放心，道：“那自然啦，我还得给你擦药呢。”

这日给薛逢针灸过后，又泡了药浴，半个时辰过后，无艳便去探望了一次，瞧着薛逢的情形，就如春回大地。无艳便放了心，如此一连三日，每天为薛逢针灸一遍，却不似头一日那样惊险了，只徐徐而来。到了第三天晚上，薛逢已经能够凭着自己之力动弹脚趾，无艳给他针灸之时，腿上也不似之前般麻木，而是有了感知，针刺环跳穴的时候，他的小腿会微微一弹，康复指日可待。

这边薛逢如枯木逢春，另一边，却不容乐观，原来无艳的脸上，那桃花癣不像是片刻就好的模样，就算紫璃每天都认真尽责地给她的脸涂药，那桃花癣却没有消退的势头，反而如春日桃花一般又绽了数片。

此刻无艳的模样，对薛逢和尉迟镇来说，只觉得比之前似乎越发古怪了些，在紫璃看来，却担心是自己涂药涂得不勤，需要多涂几遍，可是对府中其他人而言，便没那么简单了。

无艳的容貌在寻常之人看来本就算是丑陋的了，如今更生了“桃花癣”，脸上一块儿黑，几片白，偶尔还因为痒而发红……因此在他人看来，简直是丑得惊天动地、惊世骇俗。



尤其是伺候无艳的几个丫鬟，都是些无知少女，且又爱美，见无艳如此，暗中便有不少流言蜚语，也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说无艳脸上的斑是会传染的，这话一出，府内的下人几乎都不敢靠近无艳身畔，就算是奉命前来，也是来去如风。

无艳虽然单纯，却极聪明，察觉下人对待自己的态度跟之前不同，她便有心留意，几次之后，不免听到了些不好听的。

这日，紫璃又给无艳涂药，无艳任凭他动着，一边忍着痒，一边问：“紫璃，我长得是不是很可怕？”

紫璃正全神贯注，闻言吃了一惊：“谁说的？”

无艳道：“我听他们说长得很难看，像鬼一样。”

无艳自知她的真容不似这般，只不过在她看来，原先那张脸不至于美到哪里去，而现在这张脸也不至于丑到哪里去，绝色或者奇丑对她来说，都是皮相罢了。

因为见惯自己原本的容貌，所以当初看到人人皆惊为天人的丹缨，无艳也并没流露出什么惊艳之色。或许是因从小学医，看惯生生死死、红颜枯骨，因此对她而言，表面皮相皆是平常，原先的容貌不会让她觉得绝美而狂喜，现在的容颜也不会令她觉得丑陋而沮丧，都是一视同仁。可是在别人眼中，自不是这样简单的。

紫璃皱着眉想了会儿，道：“别听他们的，我觉得无艳姐姐很好看，比他们都好看呢。”

无艳道：“真的吗？我瞧，大概因为你是小孩子，所以才跟别人的看法不同……”

紫璃见她迟疑，便叫道：“哪里，就算我是小孩子，难道我不会看吗？何况，尉迟镇不是小孩子吧，薛逢也不是……还有沈统领，他们都觉得你很好看啊！”

无艳吃惊连连：“我知道你是胡说，尉迟大人哪里会觉得我好看，他只是觉得我医术好……心地好而已，从来不曾夸我好看。当初，我听你四哥跟尉迟大人说起来……尉迟大人的意思好像也是不喜欢，虽然……虽然在之后……”

无艳一时便想起在长安的时候，那夜在长街上，她跟何靖在灯影底下偷听到尉迟镇跟丹缨的对话……无艳想着，心不由得重又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脸上也越发痒痒。

无艳用力摇摇头，把脑海中尉迟镇的样子挥去，又道：“遇之的腿大有起色，我瞧假以时日就会行走自如的，现在我只要把断离的解药制出来便好，我要快点离开这里，免得生出更多误会。”

紫璃问道：“什么误会？啊……我知道了，难道你是说尉迟镇的夫人之事？”

无艳吃惊道：“你也听说了？”

紫璃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听多嘴的丫鬟说的，说什么有个什么官的小姐，尉迟镇对她很是不同……估计会娶她什么的……还说什么不会娶无艳姐姐，

哼，姐姐非要嫁给他吗？当然是要嫁给我哥哥的。”

无艳先是失笑，而后又叹道：“唉，果然是真的了，我也听说了……”

无艳听说的，不只是这个，还有一些私底下的流言，说无艳“痴心妄想”，“缠着”尉迟镇……十分不堪入耳。

无艳自然不会跟紫璃说起这些，紫璃道：“你的脸更红了，别动，等我涂完了这些。”

无艳竟有些灰心，道：“还是不要涂了，好似没用。”

紫璃道：“哪里没用，我瞧最近好了些……”

紫璃自然不肯承认他每天辛勤涂药却丝毫效果都无，因此便一味往好里去说。

无艳惘然道：“我也不知道，按理说我的药不会没用的，这仿佛不是桃花癣……”

两人正说着，门口沈玉鸣进来，见两人坐在桌边，便先行礼。

紫璃见他面上带着狐疑之色，便问道：“沈统领，你有事吗？”

沈玉鸣道：“正是，小殿下，我方才在外头看到尉迟将军匆匆地出城去了。怎么……他没有说吗？”

紫璃对这消息不以为然，便不理睬，无艳却问道：“出城做什么去了？”

沈玉鸣摇头道：“我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待要追过去，那边已去得远了，因此并不知道究竟。”

这日，尉迟镇果真并未回来，而府内的流言也因此而略有升级，有些仆人暗中议论纷纷，说尉迟将军是因为故意避开无艳才特意匆匆离府的。

负责伺候无艳的丫鬟小莲去厨房取晚饭，刚进门，便被几个厨房里的妇人围住，一个胖妇人道：“莲丫，是不是真的？咱们将军为了避开府里的那个古古怪怪的女娃儿出城去了？”

小莲还未来得及回答，旁边一个妇人便问道：“你们总说那女娃儿长得丑，我到底是没亲眼见着，到底是怎么个丑法儿？”

小莲听了，才略有几分不屑，道：“其实……一开始倒还顺眼，可是……谁知道她居然想当咱们将军夫人来着，这也太过了，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儿呢。”

先前的胖妇人道：“这长得丑倒是其次，听说这女娃儿是个大夫，先前给院子里那位什么公子看病，把人家剥得赤条条的，都看光啦！男女授受不亲，实在是伤风败俗得紧，可有没有这回事？”

小莲捂着嘴笑道：“有是有的，是那个薛公子，说起来，这位薛公子可是好看得很，就算是黄小姐都不如他，只可惜他的腿有残疾，原先不能动的，但听说正恢复着呢。”她口中的这位黄小姐，便是太原城一位黄缙绅的千金，黄老爷年轻时在京中为官，年纪渐大便告老还乡，在太原城名誉极好，黄小姐也是个琴棋书



画皆通的美人兼才女，传闻之前在尉迟镇回青州府“成亲”之前，黄老爷还曾跟尉迟镇商议过将小姐许配之事。

几个妇人啧啧称奇，她们在厨房做活儿，寻常是不会进到内堂去的，因此只捕风捉影地听说，并不曾亲眼见到无艳跟薛逢。听了小莲的话，各自惊叹了会儿，那胖妇人便道：“你们瞧瞧，这样没品行的女娃，怎么能当咱们将军夫人，若她能当，咱们府里的丫头哪一个不能？”

小莲眉眼带笑，心中自有几分得意，却道：“这可不能乱说，幸好将军不在府里，若是在，你们可要留心了。”

三个妇人连连答应，其中一个又道：“那么如今咱们将军都出府去了，这女娃子还想怎么样，还留在咱们府里？”

小莲微微皱眉，没有作声。

胖妇人捂着脸道：“不是说她的脸极丑，会传染吗？这样的人留她做什么，都是咱们将军太仁厚了不好意思开口，才悄悄地避开，指望她能自己离开也说不定，只怕她脸皮厚，不舍得就放了将军这棵大树，我可还听说她还是个行走江湖的，不是什么大家闺秀的出身……啧啧，也怪不得行为那样放荡，陌生男人的身子也敢乱摸，怎么配得上咱们将军呢。”

其他两人齐齐附和道：“说得很对！若是说般配，那也只有黄府小姐了。”

小莲被围着说了这会子话，见时候不早，便提了食盒往回走。目送她离开，几个妇人才又各自做活，其中那胖妇人却悄然出了门，闪身到了厨房偏间无人处，面上透出几分诡异的笑容，伸手在脸上抹一抹，露出底下一张娇艳如花的脸，赫然竟是曾跟尉迟镇交过手的白雪色。

白雪色卸下面具，静听左右无人，便出了门来，这厨房靠近后面的院墙，白雪色疾步走到墙边，把身上伪装的累赘东西取出，扔在乱草之中，重新勒紧腰带，纤腰一扭，人拔地而起，自墙头跃了出去，消失无踪。

尉迟镇忽然离开，也没有消息，更无解释，无艳呆想了半天，毫无头绪，下午去给薛逢复诊之时，都有些心不在焉。

无艳心中挂念尉迟镇，正在灯下发呆，便见丫鬟提着食盒进来，无艳毫无胃口，又实在打不起精神，便道：“劳烦了，只是我不饿，就不吃了。”

小莲正把食盒放下，也不打开，转身就要走，闻言便站住脚，想到方才众人的话，一时气愤，便回头道：“姑娘怎么这么难伺候，若是不吃难道就不能早说？叫我辛辛苦苦拿来了又说不要吃，是什么意思？平白捉弄人玩吗？”

无艳绝想不到她的反应竟如此之大，一时怔住：“我……并无这个意思，我只是不饿……”

小莲没好气道：“我们府里人虽多，却个个都很忙，没人有空伺候闲人，如今将军又不在了，姑娘若是不饿，以后我都不来送了，也倒是好！”

无艳听着这话，才觉她并不是在说这顿饭，仿佛话里有话，便问：“你说什么？”

小莲瞥她一眼，皱眉道：“有些话非得别人说吗？将军不过是宅心仁厚加可怜姑娘，才对您好好照料的，可是姑娘您……也忒痴心妄想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什么样貌，怎么配得上我们将军？我们将军自也看不上姑娘的，所以才忍无可忍地连府里都不回来了，姑娘且瞧瞧我们府里的人，能数得上的，哪个不是平头正脸的，将军若是瞧得上，早就一个两个收了房了……何必看您这样儿的……”

无艳这才明白，寻常她只是偶尔听到三两句，却没想到小莲会当面说得如此赤裸，一时面上喷血一般，然而涉及尉迟镇，无艳却又无法完全反驳，因为不可否认，她心底对尉迟镇是有一份别样好感的。只是在听到小莲说尉迟镇是因为避开她才夜不归宿，身子不由得狠狠一震。

无艳沉默，小莲却把这沉默当作了默认，当下冷笑一声，又道：“我若是您，则心存对我们将军的感激，趁早自己主动离开罢了，何必让将军觉得您是个厚脸皮的人呢？实话说，我们太原城里头一号的美人，身世显赫的黄家小姐，迟早都会嫁到府里来，那才是将军夫人的气质呢。至于您……”

无艳垂眸不言，心中也不知是震惊还是难过。

小莲正说得得意，忽地听到有个冷峭的声音自门口传来，说道：“什么是将军夫人的气质？将军夫人又是什么气质？我呸！你们家将军要娶阿猫阿狗当夫人，关我丫头何事！她有说过非要嫁给你们将军不可吗？”

小莲一惊，忙回头，却见门口站着的人，身量高挑，容颜绝美，幽幽夜色之中看来如桃花艳，如昙花白，正是薛逢。

小莲讪讪，正要行礼，薛逢道：“还有，你太多嘴了些，也太自以为是了，今日你说的这些话若是被你们将军亲耳听到，我保证你以后没机会留在这府里了。现在，给我滚出去！”

小莲被斥，偏偏无法还嘴，望了一眼薛逢冷而高不可攀的容色神情，小莲捂着脸，拔腿跑了出去。

无艳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见小莲离开，她也跑到门口，赶忙扶着薛逢：“你怎么来了，不是说现在你不能就下地行走吗？”

薛逢双腿正在恢复中，然而断了的经络需要修复的时间，因此无艳叮嘱他不可妄动，方才他是被剑仆扶着一步一步挪到这里来的，训斥小莲的时候他靠在门扇上，手紧紧地握着门框才不曾滑倒地上，此刻见无艳过来，便顺势靠到她的身上。

薛逢看着无艳，气道：“我若不来，你岂不是就任由那贱丫头欺负了？”

无艳一怔，道：“不要这么说，她……不过是误会了而已。”



薛逢道：“误会？管她什么误会，敢在你面前放肆，就该打她几个耳光，然后封了她的嘴！”

无艳见他义愤填膺，自个儿却忍不住笑道：“你这么生气做什么，我都不恼。”

薛逢咬牙切齿，看向无艳，却又叹道：“你……唉……”可见无艳是对尉迟镇动了情的，所以不曾还嘴，又或者是“爱屋及乌”，因为尉迟镇，不肯为难小莲。

薛逢知道此中的种种复杂牵连，却不说破，只道：“我累了，你扶我。”

无艳竭力撑着，扶薛逢到了床边，道：“你这是自讨苦吃。”

薛逢松了口气，道：“臭丫头，我为你出头，你一句谢也没有，反而如此说我。”

无艳笑笑，拉了凳子坐在床边，伸手给薛逢按腿，道：“好吧，谢谢你啦，遇之。”

薛逢靠在床边，看她的小手揉捏在自己腿上，一时十分受用，不由得道：“你若肯每日给我这样捏捏，我每天都来自讨苦吃都成。”

无艳扑哧一笑，道：“这个不成啦，我改日就要走了。”

薛逢一听，顿时变了脸色：“什么？”

无艳道：“你的腿快要好了，我已经去了一大半的心事，另一件剩下的事，则是大人的解药，我……的确是得尽快离开这里。”

薛逢冷道：“是因为那丫鬟说的话？”

无艳摇头：“当初大人是因为我才中毒的，结果差点儿毒发，还差点连累了你，我只想快些把他医好，然后我便可以无牵无挂地离开啦。”

薛逢皱眉，隔了会儿，才道：“你……不是喜欢尉迟镇吗？为什么，还要走……”

无艳手上一停，却又继续，低低道：“其实小莲说得也对，大人跟我不同，他……他的确是需要个门当户对的女子，而我……何况他也有了心上人了。”

薛逢张了张口，府内的传闻，也瞒不过剑仆的耳目，薛逢自然也听说一二，可是对他来说，这倒不是个坏消息。

薛逢心念转动，把些劝说的话压下，反道：“哦？那么你不会嫁给尉迟镇了？”

无艳啼笑皆非：“你怎么跟他们胡说的一般。”

薛逢道：“那……那……”

无艳垂着头，一边仔细看他的双腿，一边听他说话，听他“那”了两声却说不出，便抬头：“什么？”

薛逢看着她的双眸，不知为何心底竟有些紧张，正要再说，却见紫璃从门口跑进来：“无艳姐姐，该上药啦！”

薛逢气极，瞪向紫璃，恨不得一脚将他踹出去。

薛逢来说了些话，后紫璃又来厮闹了会儿，好不容易等紫璃闹够了发了困离开，薛逢道：“无艳，你可愿意……”

后面三个字在舌尖上滚来滚去，薛逢看着自己仍不能顺利活动的双腿，停了口。

无艳问道：“什么？”

薛逢沉思片刻，抬头看她，笑道：“等我能行动自如了，便跟你说。”

无艳挑了挑眉：“什么事，需要这样儿。”

薛逢抬手在她鼻头上捏了捏：“是好事……嗯，你要不要事先答应我？”

无艳看着他眼中闪烁的戏谑之色，顿时摇头：“当然不要，哼，难道我上了一次当还不够吗？”

薛逢一怔，才想起她说的是之前他骗她入宫之事，薛逢愕然之余，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只觉上天果真公平，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果真不该干坏事，一转眼，报应便来了。

薛逢哑然，起身之时，趁着无艳扶自己的工夫，便将无艳抱住。

无艳一愣：“干什么？”

薛逢略微迟疑，便在她耳畔低声道：“星华，你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真心喜欢，这点你总会信吧？”

静默中，无艳一点头：“嗯。”

薛逢心头略觉欢喜，又道：“我不敢问你是否喜欢我，但是……你起码不讨厌我，是不是？”

无艳抬头看他：“为什么你忽然说这些奇怪的话？”

薛逢望着这双光华耀然的眼睛，忽觉窒息，又有些心慌，勉强道：“因为……因为……”

无艳笑道：“因为我医好了你的腿，你心中感激我吗？”

薛逢愣住，无艳道：“现下你还不能行走自如呢，等真的能跑能跳了，再说不迟。”

薛逢想了想，终究叹了声：“好……那，一言为定。”

无艳伸出小指，钩住他的手指拉了拉，笑道：“一言为定，那你……一定要快些好起来。”

薛逢听了这句，顿时觉得心头暖意融融。

薛逢被剑仆扶着，自回居室，无艳掩了门，回到床上躺着，心道：断离的解药究竟该如何炮制……满心满脑，皆是这个念想。



如此翻来覆去到了半夜，似睡非睡里，无艳忽地听到耳畔有人说道：“你想要断离真正的解药吗？”

无艳正苦心孤诣地想此事，便道：“当然想。”

那人道：“我有断离真正的解药，只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便可以给你。”

无艳模模糊糊的，本以为是梦中，听了这句，却依稀醒悟，真的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第三十一章

沧海月明珠有泪



无艳猛地睁开眼睛，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转头看去，果真看到在床前的墙角边上站着一道人影，身形裹在夜色之中，朦胧淡薄，如一道寂寞的影子。

无艳惊愕之余，微微有些恐惧，左右看看身畔无人，便道：“你是谁？”

那人仿佛轻笑了声，道：“不瞒你说，我是修罗堂的人，所以知道断离的事。”

“修罗堂”三字对无艳来说便意味着“如临大敌”，然而此刻关乎断离，对无艳来说，自然是尉迟镇的安危在头一位。

无艳张了张口，压下心头的惊惧之意，道：“那你……你先给我看看断离的真正解药。”

那人笑得明显了几分，道：“小丫头，我知道你天资聪颖，给你瞧过了，你大概就会自行配制了，当然不可。我只是想跟你说，计九幽给薛逢的断离解药，的确是另一种毒药，若是整颗服下，此后尉迟镇便无药可救……你给他吃了半颗，是明智之举，只不过你也不要太高兴，那半颗解药只能缓解他一时之症，倘若第二次毒发之前没有服下真正的解药……尉迟镇将死得痛苦万分。”

无艳听到最后一句，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她睁大眼睛想要看清面前之人的样貌，然而他站在黑暗之中，面上仿佛还戴着蒙面巾，只隐约看到一双很亮的眼睛。

可是他说得头头是道，连断离的解药隐秘都知道，就连无艳也是从薛逢口中才听说的，无艳犹豫了会儿，说：“那我又怎么知道你给的解药是真的？”

那人道：“因为我是不会骗你的，而且，尉迟镇服下解药后好与不好，你自然也知道……我要跟你做个交易，当然不会让交易的条件无效。”

脸忽然又痒了起来，无艳伸出手抓了几下：“你……你要跟我做什么交易？”

那人望着无艳的动作，眼睛仿佛更亮了几分，道：“我把自己的底细都跟你说了，我想要跟你做的交易便是……我把解药给你，保证尉迟镇长命百岁，而你……要答应跟我走，一辈子都留在我的身边，除非我许你离开。”



无艳大惊：“什么？”

那人道：“别怕，我不是让你加入修罗堂，我只要你……属于我一个人，我不会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任何事，只要在我身边就好。”

无艳的心怦怦乱跳：“可是……为什么？”

那人沉默片刻，声音微冷，道：“你只管回答应是不应，其他的不用管。只是记住，你若不答应，尉迟镇便死定了，而我知道……亲眼看到他痛不欲生地死去你一定会忍受不了，而且那时候再后悔已经迟了，所以小丫头，仔细想想你的答案，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因为尉迟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无艳听到最后一句，按捺不住，从床上跳下地来：“你到底想干什么？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那人见她靠近来，却不闪不避，笑道：“尉迟镇不是都不理你了吗？为什么你还这么关心他？”

无艳心头一痛：“关你什么事！”说话之间，她已经走到这神秘人身边，当即抬手，手中银针如飞一般向着那人身上刺过去。

无艳的针法出神入化，连镜玄都说她的手法快，往往在受针之人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收针了，那神秘人一动不动，无艳心头一喜，她这一针刺下，正是这人的玉枕穴，以无艳之能，若是刺中了，此人必然会立刻晕厥。

然而急变就在瞬间发生，当针尖几乎贴上神秘人肌肤的时候，无艳的手却再也无法向前一毫。

无艳大惊，左手握着的药粉当即向前撒出，耳畔听到神秘人轻轻一笑：“小丫头，你的确不错……只不过在我面前，是想班门弄斧吗？”

这电光石火的一刻，无艳的双手赫然竟被他制住，这人自始至终动也未曾动过，却逼得无艳靠在他的身上，无艳挣了挣，只觉他的手劲奇大，同时察觉这人捏着自己的虎口。

无艳猛地醒悟：这人居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制住她，又捏着她的要穴，此刻只要这人略微用力，便可让她浑身麻痹无力，然而他并没有如此做，可见他对自己的功力十分自信，自信无艳逃不过他的手心。

或许是察觉对方的强大，又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无艳心中竟生出一种难以抵挡的惧意，她身不能动，便扭头去看对方的脸：“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谁？我哪里得罪过你吗？”

两人靠得如此之近，这神秘人垂头，望着无艳的脸，复又笑道：“好好一张脸，弄成这个模样做什么，镜玄可真是下得了手，焚琴煮鹤，暴殄天物。”

无艳听了这句，那股没来由的惧意更浓了几分，叫道：“放开我！”

神秘人听了这句，双臂却一拢：“别怕，我对你并无恶意，只是你若挣扎，恐怕会受伤……我好心好意地来跟你谈条件，你若是不答应，现在回答我也成。”

此刻他的声音温和了几分，但在这种形势下，却只能叫人不寒而栗。无艳竟微微地发抖起来，大概是察觉她的惧怕之意，这人的手上竟略松了松，不再似之前一般紧握。

无艳深吸了口气，察觉对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这味道颇浓，仿佛是檀香混合龙涎香的味道，隐隐的香气聚拢过来，从淡转浓，让人沉溺其中。无艳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心里自然是十万分不想接近这古怪而可怕之人的，可是事关尉迟镇的生死，却不容她断然说“不”。

无艳竭力镇定：“大人他……现在怎么样了？难道他这次匆匆离开，是因为……因为你们害他？”

之前修罗堂多次对尉迟镇跟无艳出手，这人既然袒露自己也是修罗堂之人，无艳便想到之前的计九幽、白雪色以及琉璃等人，他们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这人沉默片刻，才又笑道：“小丫头，怎么如此偏心？这当口还惦记着他，我可不喜欢得紧。”

无艳叫道：“到底是不是？”

神秘人道：“好吧，让你安心，尉迟镇出去，跟我们无关，是他那个宝贝情妹妹任性闹出了事……所以他才去救援的。”

无艳听得迷迷糊糊，一顿之下才反应过来：“啊，是方小姐出了事？”

神秘人道：“不错，这下你放心吧？只不过你瞧，尉迟镇为了那刁蛮的小丫头，反倒把你这一心为了他着想的好丫头扔下了，可见他心中没有你……嗯，既然如此，你索性拒绝我的提议，让他痛苦不堪地死去，如何？”

无艳听到这里，心头一抽，竟有些酸痛交加：“我不要！”

神秘人道：“好，那么你是答应我了？”

无艳咬了咬唇，却不肯回答。神秘人却也并不催促，只是轻轻环拢着她，垂眸打量她的脸庞，望着那长长的睫毛一动不动，不知她在想什么。

片刻，无艳道：“你何必要我答应？你的武功好得很，又能轻而易举制住我，就算现在带我走，我也无法反抗，为什么还要绕一个圈子？”

神秘人听她问起，才点头，道：“我想要你心甘情愿答应……若是我强带你走自然容易，可一来，我怕小丫头你不服，以后各种麻烦，二来，镜玄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倘若你是自愿跟我走便好说了，慈航殿也无权过问。”

无艳听到这里，眼睛有些酸：“你想得真周到。”

神秘人复一笑，眼睛望着她，却并不出声。

无艳垂眸，隔了会儿才又道：“那你让我想想……明天……尉迟镇不会有事吧？”

神秘人知道她问的是尉迟镇会否毒发，便道：“不会……但是他此去，一路急赶，或许还会跟人动手，会加速毒发哦。”